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人间小景

◆书里书外

虎跳峡记

七月天去虎跳峡,也算是正应了气候。不冷不热,适合于南方人。南方人旅游与北方人不同。南方人不仅讲究风景,还讲究气候。气候太冷,受不了。太热,也受不了。夏天到丽江,看丽江街上的流水,清凉,好玩。丽江女人穿的裙子,漂亮,展开来,也是水的形状。雨水多,一边看着风景,日头还在天上;一低头,日头没了,雨来了。好在七月的雨也不冷不热,打在芭蕉和高大的南方植物上,竟然有些诗意。正是在这诗意之中,我们乘车跑了八十里,到了虎跳峡。还没到虎跳峡,就听见巨大的流水声。当然,从文字里早就一遍遍地读过虎跳峡了。这世界上少有的险峻的大峡谷,横亘在西南这大地上,高低跌宕,飞腾激越。很多人为此写文章,感叹它的壮美。而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站在峡谷前,大声地感叹:“哇,好壮美啊!”

这种有些故作的感叹,只有在身临其境时,才能感叹得出来。倘若在平时如此感叹,岂不让人笑话?虎跳峡长有二十公里,我们看的其实仅仅是其最险峻的一段。暗礁与明礁交织,急流与狂浪相缠。水很浊,但在礁石、河道两旁的山崖挤压下,都变成了白色的浪花。有些浪花,被挤着捧着,就奔出了峡谷,径直地飞到人脸上、手上、背上。那种飞,不是情人之间的媚眼,而是小刀子刺一下的疼痛。十几处暗流,忽隐忽现。大家站在护栏外,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大声感叹;有的说起那些在此漂流的人,说到他们就在其中的某一个暗流中永远消失;还有人说,每逢月夜,峡谷中会传来歌声,会升起比池塘还大的月亮……其实,峡谷是不闻听这些的。它只管奔涌、撕碎、跳起,又跌落。峡谷所有的力量,都在突围之中。我唯一的奇怪是:当我们看着这巨大的奔涌的水流时,却很少想见它终究会成为平静的湖面。将虎跳峡与湖面相比,就如同将一个满脸鬃毛的壮汉与一个娴静的少妇相比,可是,生命往往就是如此——虎跳峡不可能一直奔涌下去,最终,它将躺在大地的怀抱里。

这与人的生命何其相似?多少人腾挪一生,而他内心里最渴望的还是港湾的宁静。天地造物,以我们这卑微的思想,几乎看不透其中十之一二。我们看到的虎跳峡,只是流水的虎跳峡,只是探险者的虎跳峡,只是日复一日不曾停息地虎跳峡。而真正的虎跳峡,每一处礁石都有故事,都一片浪花都有故事,每一个站在它身边或者消逝在它之中的人都有故事。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故事,来复述虎跳峡的故事。换一句话说,就是以虎跳峡的故事,来再现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之中,我们与虎跳峡融为一体。至少那一刻,我们也是布满礁石的,也是激越的,也是奔涌的,也是力与壮美的。

想到丽江人的恬静,觉得虎跳峡就是被他们流放的一颗不羁的心。虎跳峡再长再激,终于解决了饥饿问题。日头高悬,从虎跳峡下来,肚子已经田鸡般叫唤。旅游餐定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坐在桌子前,个个都巴望着上菜。尤其是闻到后厨飘出的香味,口水直吞。因此,菜一上来,马上动筷。可怜我稍稍斯文了一下,第一盘菜便没了。我只看到那是盘炒青菜。我握着筷子,等第二盘菜。大约五分钟后,第二盘菜来了,是青椒炒肉丝。盘子一放到桌上,我立即伸出筷子。但还是速度上拼不过人,筷子落进盘子,便触到盘底,空了。只好再等第三盘。结果来了一巨碗清水,水里汪着一把生菜。我犹豫着要不要吃,就在犹豫间,又没了。一直到第六盘,一条半尺长的烧鱼,我的筷子总算尝到了鱼腥——我居然夹着了鱼头,中大彩了。可惜这苗条的鱼头啊,差一点卡了我的喉咙。那餐似乎是十个菜,反正我是只吃到了其中三个。饭吃了两大碗,肚子里只觉得干涩。菜没油,又吃得少,肚子当然要抗议。

由此,更记得虎跳峡了。这是我多年行旅中看过的最壮美的峡谷,同时,又在它的边上,吃到了行旅生涯中最糟糕最难吃的午餐。它们出现在一起,矛盾吗?回程时,我问一个当地人。他笑着,说:“不矛盾啊,就这样。”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辫子

欧迎春

二丫最近正在努力练习扎辫子。忙碌的母亲每天清晨揪着自己乱糟糟的长发,厉声喝令“站直了不要动”的时候,二丫都觉得自己已经站得不能再直了,并且一点儿也没动,可是母亲的凿栗还是雨点般落在头上。更可怕的是,母亲会用那把祖传的、质地极其良好的木梳,用力敲打二丫的头皮,留下一排排整齐的梳齿梗。二丫下决心学会自己梳头。可是二丫的手臂还很短,也不够灵活,她总是要很吃力,才能把手举到头顶,毕竟她才五岁呀。其实二丫已经能将自己浓密的长发梳顺了,再用梳子两边挑开,只是头皮中间那条雪白的缝还很毛糙;二丫还能把每边的头发都分成三股,绕过来绕过去一路拧下来,最后碎布条一扎,爬上凳,去照镶在衣柜上的镜子。二丫很失望,蓬乱的脑袋上反翘着两条高低不一、松散蓬乱的发髻,它们傻乎乎地支楞在脑袋上,显得又滑稽又邋遢,真是无法见人。二丫决定拆了重来。用了十二分的小心和细致,挣扎得满脸通红,最终扎出来两根小髻仍是反翘的,极不自然,不过比先前光溜了许多。二丫鼓足勇气,就那么走了出

去。好在村人一贯对二丫的期望值和注意力都不高,所以并没引起轰动或嘲笑,只有二丫最好的小朋友兰兰,说了句“你的髻子是反的”。母亲却不太愿意迁就二丫反翘的髻子,拖过去硬要重扎,二丫捂着头拼命挣扎着说不。母亲说那就剃光头吧。村里很多男孩女孩都剃了光头,因为怕长虱子或者怕梳头。二丫头上也有虱子,早该剃光头了,只是二丫每次发现头匠进了村就溜得远远的,母亲一次也没逮着,才成功地保住了一头黑缎般的长发。二丫爱自己的长发,觉得光头的形象很丑陋、很可怕,那里面还存在着尊严的损失。母亲说不剃光头也行,得做两件事:弄掉虱子、扎好髻子。二丫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不管母亲怎么努力藏起来的东西,也休想瞒过她,二丫甚至知道村里哪个角落里有什么样的石头、哪家草堆边长着一棵怎样的草,二丫当然知道母亲在鸡窝的稻草里藏着一包六六粉,那是母亲用来撒在鸡窝里,灭杀鸡身上的寄生虫的,二丫听人说过,它也能杀死人类头上的虱子。那天上午,二丫将髻子拆散,往头皮上撒了六六粉,用毛巾将头包严实,出去放鹅去了。二丫赶着鹅群走了很多路,后来走不动了,一屁股坐

到田沟里,头昏得抬不起来,胃里一阵阵恶心。二丫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中毒了,因为她的身体一贯很虚弱,以为休息休息就好了。二丫昏沉沉地躺在田沟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起来看见她的一群鹅正在忠实地吃着周围的青草,一个也没有抛弃她。后来二丫跟姐姐学会了怎么把髻子正过来,并渐渐成长为一个扎髻子的高手。二十年后,二丫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她每天给女儿扎好几次小髻,变着花样把女儿的脑袋弄得新颖时尚、光彩夺目,更没让女儿剪过短发;女儿上学前班的时候,曾经被同学传染过虱子,医生说有一种笔画在头皮上,可以杀死虱子,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二丫坚持每天瞪着一双近视眼,一根根地翻着女儿柔软的毛发,查找、捉拿头发里的每一个虱子。二丫发现,捉光虱子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又过了十年,二丫的女儿长得跟二丫差不多高了,女儿说她非常怀念妈妈给她搂在怀里,耐心地帮她捉虱子的那种幸福感觉;可是看着儿时的照片,女儿只剩赞叹和羡慕,女儿至今连最简单的马尾辫儿也扎不好。二丫非常爱女儿,女儿如令其非常健康、开朗、快乐,但是女儿不会扎髻子也是她深爱的结果之一。



花上客 汤青 摄

◆灯月闲话

才知道

周二中

前不久,老家桐城一位70多岁从事文字工作的老同志在微信里感慨:日前才知道,瓜蔓之“蔓”,读作“万”音;而蔓延之“蔓”又读“慢”音。老同志的感触非常大,一是因为活了快一辈子了,连平时很常见的“蔓”字都读错了,那还有多少比“蔓”字更难更复杂的字读错了,自己却不知道。二是在一些活动尤其是与文学有关的场合,自己肯定会经常说到“瓜蔓”,明明说错了,竟没人指出来。自己还有多少这样的错误一直在上演呢?细思极恐。老家有一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确实是这样,人生的盲区很多,需要我们一直谨慎地去对待。生活中,有多少“才知道”的顿悟与感喟啊!我们常说“养儿才报父母恩”。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自己以前不听话,什

么事都跟父母偏着干,犟牛一个。等到自己成家了,生儿育女了,需要一把屎一把尿地操劳,才知道养育下一代的不容易,这时候才知道父母的恩情。这样的“才知道”还不为迟。老人说,晚上不要走那条草木覆盖的田埂,你不信,赌气走了,结果被蛇咬了;小时候,母亲说吃了肥肉不能喝凉水,你将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大喝特喝,以为自己能扛得住,结果泻肚子泻了两天;前面的人说,这地方有水,车子不能过,你不信,硬冲过去,结果车子栽到坑里熄火了……你总是想尝试一下才知道结果,结果是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读错一个字,这还是小事,也许不太影响生活与工作,但人生中的有些事,当你到了“才知道”的真相,其实已经晚了,无可挽回了。我经常向子侄辈讲一件我遇到的事:大学毕业那年暑假,为了体验生活,

我跑到上海浦东打工。一天,在一栋未竣工的楼房内,我看到墙上有人用红砖写着两个大字:读书。我在这两个字前站了很久。很明显,这肯定是哪个打工仔写的,以前不好好读书,以为打工也不错,于是可能早就就辍学了,以为自己能独闯江湖了。现在明白了,打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钱不好挣,于是懊悔当初没有好好读书。此时的“才知道”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当老师那些年,年年都将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学生听,我希望他们“早知道”打工的命运与读书的收获是不一样的,不要到失去了想回头的时候“才知道”,那样的“才知道”已无济于事。多一点“早知道”的警觉与防范,多在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一把,将自己的极限发挥出来,我付出了,我奋斗了,不论成功与否,问心无愧。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才知道”的悔恨与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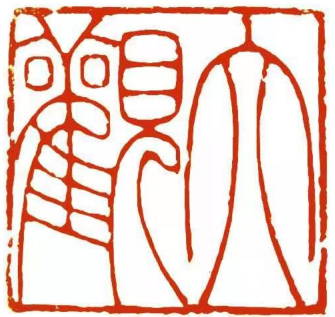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与厨师相似,都是正经的手艺人,面对相同的食材,如何做出不同的美食,是最考验各自手艺的。这次同题材小说创作好比“厨王争霸赛”,主办方提供的相同食材主要有三样:湖、墩、牛。李云、余同友、木叶三位小说家各显身手,为东道主和读者献上了三道大菜,为同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三种写法。作为一名“食客”,我在此简要谈谈自己品尝三道美食的感受。

李云的《渔光曲》(《北京文学》2023年第6期)围绕一对祖孙俩做文章,题目意味,故事很简单,内涵很丰富。相较于90年前的那部反映旧中国渔民苦痛生活的电影《渔光曲》,李云歌唱的显然是新时代渔民的“渔光曲”:渔民上岸,长江禁捕和长江环保,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这是主旋律;而与此同时,自然保护、乡村振兴、子女教育、干群关系、网络传播等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每个问题都是当下的大问题,这是多声部。这种写法犹如把葱姜蒜、红辣椒、八角和桂皮与牛肉一起翻炒,然后加水以小火慢烧,大火收汁,端出一盘味透质烂的红烧牛肉。李云自己说:“自然对人一直是一种教化的作用。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一种启发。”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启发呢?年近七十、孑然一身的阿香婆不愿意搬离上马墩岛,不仅仅是为了养牛挣钱给儿子减轻负担,更是为了那片湖、那群牛和那些鸟,是它们陪伴和慰藉了她的一生,也是它们让孙子乔松戒掉了游戏瘾,让他体会到在京城难以体会到的自由与快乐,尤其在接生小牛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成就感。阿香婆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这种情意是朴素的真挚的,也是白书记、杨瑶瑶以及上仓镇的普通妇女们难以理解的。在这里,李云启发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这是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的新的时代精神,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发展与环保的双赢。很显然,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根本调整与扭转。当然,作者最后很巧妙地以“天灾”的方式,解决了阿香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很巧妙地避开了悬而未决的开发与保护的难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岛上的黑森林有一天会不会被砍伐,整个岛会不会被开发成一个众声喧哗而白鹭们无处栖息的游乐场?我们能保护长江生态,能不能保护整个自然生态?大开发与大保护如何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齐头并进?这不是阿香婆的事,也不是小说家的事,但或许是“白书记们”的事。作为小说家,李云为我们勘探了一种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启发,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人文主义值得新时代的“白书记们”好好领悟和真正践行,唯有如此,“大湖浪涌,小岛葱绿,阳光正灿,人声鼎沸,古镇繁荣”的美好景象才不会只是小说的结尾。

余同友的《湖泊》(《星火》2022年第11期)围绕一对老夫妻做文章,故事很平实,很走心,也很悲情。小说把环保问题作为背景刻意淡化,也把官民之间的矛盾刻意弱化,而把木匠师傅汪长松和身患抑郁症的妻子王翠花之间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作为主题有意凸显,表现了老龄化社会乡村老人的一种生存处境和心理问题。余同友曾说,短篇小说是一门聆听的艺术,理想的短篇小说很多时候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凝神倾听的结果。这次他凝神倾听的是这对老两口的心声。唯一抱养的女儿红波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受了刺激的王翠花也因为抑郁症而时好时坏,面对这样的人生苦难,汪长松表现出“福贵”式地坚忍,他彻底放下他的木匠家伙,而费心费力“修理王翠花这只抑郁的老木船”,独自把十几头牛从上马墩拉回家来。作者显然是把汪长松当作中国底层民众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但又没有过分渲染苦难,而是以夫妻二人之间不离不弃的深情来化解苦难,显得举重若轻。这种写法如同将一块腌制的牛排,放入热油锅中,两面小心地煎至七分熟,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牛排就做好了。当然,个人感觉,整个小说的时代感较为缺乏,围绕人物行动的环境也缺乏典型性;尤其是小说写到汪长松意外摔断腿而困在岛上孤立无援的时候,不是政府或其他村民赶来救人,而是王翠花突然完全好了,独自开着船来岛上找寻他。这种戏剧化的处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真实性,估计是作者不想让整部小说显得过分悲观压抑,而刻意留给读者一个“光明的尾巴”吧,正如小说结尾所写的,“湖泊是多么大而远啊。水和天交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深蓝,蓝得透明,蓝得鲜艳,蓝得像古时候,蓝得让人心里咯噔一下。汪长松对王翠花说,你是对的,湖泊并不全是空空荡荡的,湖泊还是值得望的”,这大而远的蓝湖显然是人的心湖,这“值得望的”显然是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希望还是要有,尤其是对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底层而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是悲悯的,也是无奈的。

木叶的《野放牛》(《山西文学》2023年第7期)围绕一对老情人做文章,青年教师一丁与裁缝学徒一姝自由恋爱,却没有走到一起,上马墩的一群牛成为他们曾经相恋的唯一见证,而如今也面临着要被处理掉的命运。六镇长、鬼子六七、报友报才俩兄弟等各色人等陆续登台,各怀心思,一丁与一姝藕断丝连,彼此拉扯。作者仿佛是把裹上红薯淀粉的牛肉,与豆芽、大葱、姜蒜、花椒等一起在水中焯煮,成就一道麻辣鲜香的水煮牛肉。小说对乡镇治理和民间伦理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写得比较真实到位;此外,对一姝这个人物的塑造比较成功,一姝有阿香婆一样的倔强,敢爱敢恨,奋不顾身,年轻时为爱情偷哥哥家的小牛犊,年老后为墩上的牛大闹镇政府,一辈子为爱所困,一生未婚,却最终被送进了县精神病院。这是一个女子的悲剧,但这又何止是一个女子的悲剧?当然,个人觉得,小说的标题“野放牛”很有野性,诗性,但似乎与正文之间缺少呼应;一丁与一姝之间的爱情也缺少感动人心的力量,有点落入俗套;小说的知识含量和精神含量整体来看较为局限。

总之,三篇湖泊叙事同题材小说,都按照各自的创作意图,将湖、墩、牛这三个常量融汇其中,又都以人这个变量为中心,或烧,或煎,或煮,各自创新,各具匠心。



同题材小说创作的三种写法

读《渔光曲》《湖泊》《野放牛》

江飞